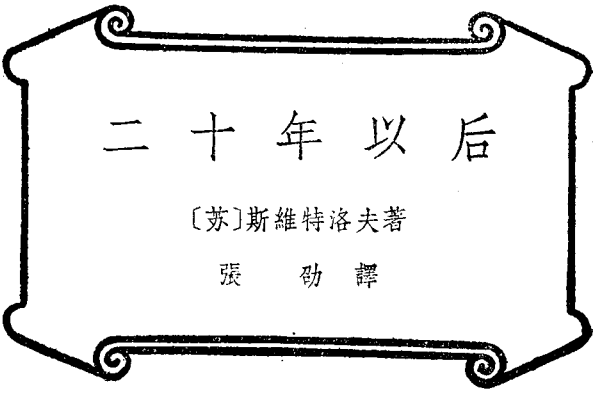


二十年以后

斯維特洛夫著

張 劭 譯





二十年后

[苏]斯维特洛夫著

張 劭 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М. СВЕТЛОВ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根据《ИСКУССТВО》，МОСКВА 1955 年版本譯出

二 十 年 以 后

〔苏〕斯維特洛夫著

張 劭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546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7/8 字數 55,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700 定价(7) 0.26 元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四幕九場詩劇。描寫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一批共青團員奮起保衛新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參加殘酷的地下鬥爭，出生入死，不惜英勇犧牲的故事。

作者巧妙地在本劇一開始就運用了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名著“三劍客”一書中的人物來作為陪襯與對比。劇中的共青團員們被“三劍客”中的火槍手的形象吸引著，他們看到了“二十年以後”的火槍手，仍舊為另一個路易打仗，而他們“在二十年以後”卻在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富於浪漫情調的對比。

劇本中有不少情節是引人入勝的，例如：一個綽號叫“向右轉”的共青團員平日把鉛字收藏起來，臨到地下印刷廠急需鉛字時，他就冒著危險，親自送往，不幸中途被白匪軍發覺，他為了保全其他兩個同志的生命，和他視若珍寶的全部鉛字，就和白匪軍的偵察員進行搏鬥，終於犧牲了生命。又如共青團員柯里亞、瓦利亞和瑪依賽等人奉命把白匪軍一高級軍官灌醉，探出了重要情報，拯救了鐵路員工和地下小組的人員。

通過作者所生動刻劃出來的英勇的共青團員的不朽形象，使我們認識到他們的同生死共患難的高貴精神和為保衛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偉大信念。

出 場 人 物

謝米昂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瓦利亞 到共青团来的女孩子

雅可夫 共青团團委會書記

共青团員：

薩斯卡 男

瑪依賽 男

多西亞 女

杜尼亞 女

柯里亞 男

万尼亞 男

柯斯嘉 學生兄弟，綽号叫向左轉

瓦西亞 學生兄弟，綽号叫向右轉

別爾塔·庫茲米尼施娜 共青团宿舍的女主人

路 卡 排字工人，綽号叫路卡莫尔

刘 达
尼 娜 瓦利亞的女友

达特安 御前火枪营的統領①

阿托士
阿拉密 火枪手②

顏图斯

卫兵甲

卫兵乙

时 間

一九一九年

① 大仲馬名著“三个火枪手”(即“俠隱記”)中的主人公。剧本中有关“俠隱記”人物的譯名均参考伍光建譯本。

② 均为“俠隱記”中主要人物。

前 奏

用你的歌声，诗篇，讲台，
对自己人什么也别掩盖，
再重演一次吧，我那混沌初开的，
共青团的幼年时代！……

穿过空隙飞翔吧，旧日的记忆，
尽力把过去的日子一天天地连系起……
我已经答应了人们，
要把一切都叙述出来！……

重新出现了又动人
又可笑的幼年时代，
仿佛在儿童剧院里
幕布在我的面前揭开。

第一幕

第一場

幕尚未揭开。音乐。歌声。

数千年来在不幸的大地上
生存着天空的太阳……
永久的幸福要在战斗中获得，
呼啸吧，机关枪。

〔队伍的步伐声。

在漫天烽火中，枪林弹雨下
我们整队出发，
圆圆的太阳，弯弯的月亮，
永不停息地交替奔忙……

〔队伍的步伐声。

幕 启

夜晚。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门前有两棵白杨树。站着—个卫兵。队伍已经过去。传来了歌曲的尾声。

我們用勇猛的打击
来完成光荣的出征，
我們將日月和星辰
獻給自己的孩子們……

〔隊伍的步伐聲漸漸沉寂。哨兵布置員和另一個衛兵上。衛兵換班。〕

哨兵布置員（向新衛兵）沒有通行証誰也別讓過去。不要跟任何人講話。（走過去）

衛兵 那麼唱歌可以嗎？

哨兵布置員 唱歌？！站着崗？！在這個時候！（走回來）既然這樣……如果一切都平安無事，一個人也沒有——那你就唱吧……輕点儿唱，嗓門低一点兒……（下）

〔寂靜。又漸漸喧鬧起來。跑來幾個傳令兵。走過幾個武裝的人。他們穿戴得很雜亂，好象一套服裝分給了三個人：一個穿着上裝，扎着裹腿；一個穿着軍大衣，散着褲腿兒；另一個戴着高頂皮帽子，穿着夾大衣。〕

〔騎兵隊經過時馬蹄得得聲。〕

〔衛兵緊張地站着。當周圍寂靜時他就把姿態松弛了下來，并輕輕地唱了起來。〕

衛兵

人聲寂靜了，
漫長無邊的夜啊……
在白楊樹林里，櫻桃樹叢中，
那里住着你，我的親愛的！……

你那样悲哀地望着我，
等待着——我回一下头……
有什么呢，同志，有什么呢？
我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瓦利亞上。她看見了卫兵，停了下来，然后犹豫地走了几步。卫兵用枪刺攔住她。瓦利亞慢慢地向后退，在革命軍事委员会的窗下焦急不安地踱着，然后又走近卫兵。〕

瓦利亞（努力鎮靜地）我必須見一見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只要一會兒工夫。噯，讓我進去吧……好嗎？好嗎？……

〔卫兵又伸出了枪刺。〕

瓦利亞（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四周）可是我不能就这样走开。我不能！……

〔瓦利亞沒有发觉革命軍事委员会里灯光已經熄滅了，里面走出一個穿便服的人來，正注視着她。她正在敲窗門。〕

走出來的人 你要干什么，姑娘？

〔瓦利亞轉過身來。她為自己的舉止感到驚慌。那個人走近她。〕

瓦利亞 我……我必須見一見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

走出來的人 我就是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

瓦利亞 您……請听我說……他沒有罪……我向您保證，他一點罪也沒有……您不知道……

走出來的人 我知道。（和藹地把她引到旁邊，和她并排坐在革命軍事委员会窗下的凳子上）

〔稍沉默。〕

走出來的人 當我們第一次審問他的時候，我們問他：“可能，

你不是有意識地做这件事情吧？也可能，人家慫恿你的吧？是不是一个姑娘？”他回答說：“是啊！是啊！都是她的錯！”“她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說：“瓦利亞！”难道你就是瓦利亞嗎？

瓦利亞（輕聲地）是的。

走出來的人 你愛他嗎？

瓦利亞 我愛他。

走出來的人 第二次審問他的時候，我們問他：“可能，是你的同志們的過錯吧？”我們就把他所有朋友的名字一個個都報出來，他承認他們都有罪。我們就問他：“那麼謝米昂有罪嗎？”他回答說：“是的！”可是我們了解，他所認識的人里沒有叫謝米昂的。謝米昂是我。（稍停）現在你還愛他吧？

瓦利亞 我愛他。

謝米昂（走上台階，停住，回轉身向瓦利亞）到他那兒去吧。他已經自由了。他不是象別人所控告的那樣，他沒有罪，我們已經把他釋放了。他已經離開這兒了，恐怕連你都給忘了。可是你還在愛着他……（下）

〔汽車聲。司機上，向衛兵出示通行証並走進革命軍事委員會。瓦利亞呆呆地坐着。司機走出來，謝米昂隨着。〕

謝米昂（發現瓦利亞）你怎么還沒走？

瓦利亞 去哪兒呢？

謝米昂 回家呀。到父母那兒去。

瓦利亞 我沒有父母。

謝米昂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瓦利亞 住在亲戚那儿。

謝米昂 他們不愛你嗎？

瓦利亞 我不喜欢他們。

〔瓦利亞穿着夏季的連衫裙冻僵了。謝米昂从自己身上脫下外套，关切地給瓦利亞披上。〕

謝米昂 姑娘，我現在沒工夫考虑你的命运。我們一块儿走吧。也許，我們可以想出什么办法来。（摸着瓦利亞的肩和她一起下）

〔剩下卫兵一个人。裝甲車駛过的隆隆声。当一切都靜寂无声的时候，卫兵繼續唱着歌。〕

卫兵

手榴彈日夜地爆炸，
当我不得不牺牲的时候，
从遙远烏克蘭的茅屋里
微风傳来了爱人的歌声。
每次进攻时死神都在向我張望，
我將不能从战火中生还……
有什么呢，同志，有什么呢？——
你为我去报仇吧！……

第 二 場

夜。共青团俱乐部。这是从前财主的私邸中的一个房間。
悬着枝形挂灯。高大的穿衣鏡。壁爐。此刻这里有的人睡在地板

上，有的人睡在鋼琴上，甚至有人睡在挂衣架上，——這是一種帶有頂板的大挂衣架。天氣很冷。瓦利亞在安樂椅上打盹。薩斯卡蓋着軍大衣躺在挂衣架上。他很興奮地讀着一本破舊的書。寂靜。

薩斯卡 “我要向埋在這兒的聖賢發誓，我是無罪的！”（因冷而打了下寒噤，沉默一下又繼續全神貫注地念着。念到動人之處，不禁驚動全室地叫了起來）“快拔劍，老爺！拔劍！”這時達特安大聲地喝道：“斗劍？妙極了！這正合我的胃口！”達特安一個箭步就冲到勁敵面前，他們的劍交叉成了十字就斗了起來。達特安不費吹灰之力地使出了自己的拿手本領——反击法……反击法，反击法……什麼叫做反击法？（又繼續興奮地小声念下去）

〔兩個睡在地板上的小伙子被他的喊聲驚醒了。他們同時抬起了頭。這是一對學生兄弟。他們長得一模一樣。一個有一綖頭髮向左边翹，另一個向右边翹，同時還因為他們總在一起，所以給他們起了個綽號：一個叫“向左轉”，一個叫“向右轉”。起先他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呆住了。〕

向右轉 跟這個火槍手沒法睡在一個房間里。

向左轉 他這麼一吼，活象巴黎的彼得留拉分子……（稍停）

你猜，他還會叫喊嗎？

向右轉 不曉得。就得看他念的是哪一頁啦。

〔他們靜听一會兒。〕

向右轉 我們睡吧！

向左轉 睡吧！

〔他們同時躺了下來。薩斯卡繼續兴致勃勃，但不出聲地看着。〕

向右轉 要是那女孩子硬要闖進革命軍事委員會，你會不會揍她？

向左轉 不知道。

向右轉 不會揍她的吧！她到底是個女人么！

向左轉 可我是個哨兵。哨兵比女人大！（短促的停歇）那時候我一面站崗一面想，謝米昂會把她帶到哪儿去呢？等我到了這兒，他們告訴我說她在這兒。……你看——她睡在那兒呢。我心里很亂。這樣的姑娘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呢。她比多西亞和杜尼亞都要漂亮，比……總而言之她是最好看的……

向右轉 人也不壞吧？

向左轉 我看是不壞……

向右轉 她在這兒見到了雅可夫。他們談了一會，雅可夫就讓她在安樂椅上睡。

向左轉 他們談了些什么？

向右轉 我沒聽見。

向左轉 我真不懂他們跟她搞什麼麻煩呢。

向右轉 白軍已經到了桑菲也夫斯克了。

向左轉 白軍到了桑菲也夫斯克。難道我們要撤退嗎？

薩斯卡 “我不容許這樣。朋友們，到我這兒來！”^①

向右轉 我在這兒呢，侯爵。我的寶劍願為您效勞。

雅可夫 （醒來）什麼事？我也要喊叫了。

① “俠隱記”里的句子。

瓦利亞 喊叫喊叫也許會暖和一點兒吧？

向左轉（碰了向下向右轉，小聲地說）你看，看見了吧，看見了吧？

瓦利亞 我覺得這裡很冷。

〔瑪依賽上。〕

瑪依賽 這裡是很冷。（很惊奇瓦利亞在場。走向她，望着她，不知說什麼好）您好。

瓦利亞 您好。

瑪依賽 您在這兒干什么？

瓦利亞 在挨凍。

雅可夫 把我的軍大衣拿去吧，瓦利亞。不過，也不很暖和。

他叫瑪依賽。

瑪依賽（也從自己身上脫下羊皮外套，遞給瓦利亞）這是一件很好的羊皮外套，很暖和的。

瓦利亞 不，干什么呢……

瑪依賽 拿着吧，拿着吧。反正我穿着它也是冷。他叫薩斯卡……

薩斯卡（從掛衣架上跳下來，把軍大衣遞給瓦利亞）請吧。您蓋兩件軍大衣會更暖和一些的。

瓦利亞 不，干什么呢……

薩斯卡 請吧，請吧。您可以拿它蓋腳。蓋兩件軍大衣會更暖和一些的。

向左轉（把自己身上的絨絨衣脫下）這件絨絨衫您拿着吧。好象還是羊毛的。

〔向右轉取下了自己的圍巾，不聲不響披在瓦利亞的肩上。〕

薩斯卡 他們是兄弟倆——向左轉和向右轉，就是說这个是向右轉，这个是向左轉。

向右轉 我們姓卡明斯基。

向左轉 我們早就認識了。

瓦利亞 什麼時候？

向左轉 晚上，在革命軍事委員會門口。

瓦利亞（注視着他）啊，……對了。您在那兒站崗。當時我還覺得奇怪呢，您那麼小的人拿着那麼大的槍。

向左轉 槍大小總是一樣的。

〔沉默，小伙子們覺得很冷，為了取暖，他們彼此推來撞去，漸漸地轉為遊戲。薩斯卡拿着火鉤子在台上一面跑一面喊着：“反擊法！反擊法！”大家把軍大衣堆在他的頭上，想叫他安定下來。小伙子們圍着圈坐下來，互相推推擠擠地取暖。〕

薩斯卡 你們跑一跑吧，跑跑馬上就暖和了。

大家 您也來暖和暖和吧，來暖和暖和吧！

瓦利亞 你們在這兒怎么生活的，这么冷？

雅可夫 這是我們的俱樂部。

薩斯卡 共青團的俱樂部，叫“第三國際”。

向左轉 現在情況很緊張，大家聚集在這兒，以便萬一的時候還能在一起。

瓦利亞 那麼你們住在哪兒呢？

向右轉 您知道雷巴柯娃亞窪地嗎？

瓦利亞 雷巴柯娃亞窪地？這好象是城那邊一個什么地方吧？

向右轉 對啦。我們的房子就在那山坡上。

向左轉 旁边就是磚瓦厂。我父亲就在那儿工作。我們本来也要开始工作了,因为革命就停止了。

瑪依賽 您住在老貴族大街,我知道的。

瓦利亞 是的;您怎么知道?

瑪依賽 我在那儿看見过您。我和父亲常打那儿过,他对我說,那里房子漂亮,姑娘也很漂亮。而且我們也是必須打那儿經過。

向右轉 他老是和他爸爸在老貴族大街上散步的。

〔大家都笑起来。〕

瑪依賽 是的。我爸爸是个老貴族。我甚至于覺得他已經不存在了,他簡直是沙罗姆·阿历依罕姆虛構出来的^①。你看,我在这里,而他呢,却整天呆在家,嘟囔什么商业蕭条。

瓦利亞 他是个商人?我还以为所有的共青团員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呢。

瑪依賽 他是个老商人。他和三四个犹太人一起合伙买进那么一普特葡萄或者苹果,然后再一斤一斤地卖出去。賺来的錢就給我作学費。

〔又是笑声。〕

向右轉 假使薩斯卡能够答应不再朗誦,我倒真想再睡它个把鐘头。

向左轉 明天一大早大伙儿就要集合了,我們得要站一天

^① 沙罗姆·阿历依罕姆是犹太现实主义作家和剧作家,曾为建立民間文学而奋斗。善于描写小人物。